

艺林一枝

古
美
术
文
编

黄苗子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黄苗子，广东中山人，生于1913年。从小爱好文艺美术，并受家庭和名师熏陶。少年时在上海，曾从事文艺编辑及漫画工作，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。抗战期间在重庆与艺术界交游益广，50年代以后从事美术史的研究，出版《吴道子事辑》等著述；70年代以后，他又是著名书法家、诗人，出版有书画集、散文集、诗集多种。近年曾讲学澳洲，远游亚、欧、美各国，其书画作品由公、私藏家收藏，为世所知。

本书为作者数十年间在古典美术的芳林中辛勤采撷的结晶之作。含唐以后著名画家的评传；古代一些传世作品的研究心得；古壁画、版画、传神等画种和画家生活的札记；古代绘画的传统技法，以及题画、古书法的装饰美等问题的探讨。全书以散文、随笔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古美术知识。文采奕奕，时涉风趣。本书附有大量插图，图文并茂，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《画坛师友录》应是姊妹篇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刊行

中国绘画通史

王伯敏

画坛师友录

黄苗子

据几曾看

葛康俞

游刃集

袁荃猷

自珍集

王世襄

锦灰堆

王世襄

锦灰二堆

王世襄

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

蒋勋

艺术概论

蒋勋

艺林一枝

古美术文编

黄苗子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林一枝——古美术文编/黄苗子著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3
ISBN 7-108-01445-9

I. 艺… II. 黄… III. 美术—中国—文集
IV. J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39811号

艺林一枝——古美术文编

黄苗子 著

责任编辑 张琳 孙晓林

助理编辑 刘蓉林

装帧设计 崔建华

设计顾问 宁成春 王亚雄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

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 25.5印张

字 数 527千字

印 数 0,001—7,000册

书 号 ISBN 7-108-01445-9/J·146

定 价 68.00元

(扉页题图 宋故邵府君夫人王氏之像 宋石刻画像 南京博物馆藏)





目 录

自 序

吴道子和唐绘画.....12

读倪云林传札记.....26

八大山人传.....56

担当诗画.....144

板桥与潍县——略谈《郑板桥判牒》.....156

赵之谦.....168

叛逆者苏仁山——生平及其艺术.....178

竹林七贤画像.....200

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.....208

《清明上河图》和关于它的传说.....222

武宗元和《朝元仙仗图》.....232

记搜山图.....2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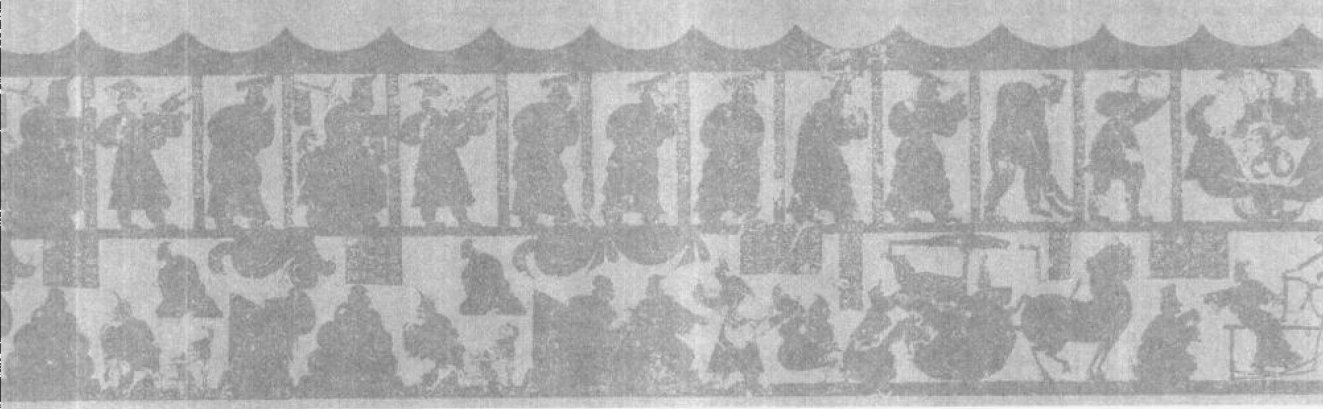
血泪画中看——右玉水陆画记.....252

《鬼趣图》和它的题跋.....258

记雍正妃画像.....264

盛唐的艺术与风貌——看陕西唐墓壁画.....272

唐宋壁画.....278



段成式.....	294
巧 儿.....	300
克孜尔断想.....	302
北宋版画.....	308
记《萝轩变古笈》.....	318
画家的雅和俗.....	324
画家出身.....	332
吕留良卖艺文——清初画家生活鳞爪.....	338
画家的互相推重.....	344
传神技法.....	350
古画稿.....	358
口 诀.....	366
题 画.....	370
打拓·钩摹·版印.....	384
胡桃油·漆画·密陀僧.....	390
董展·封膜.....	394
古画书芜乱.....	396
古代美术字.....	400

自序

这本书的前身，是1982年12月在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，原名《古美术杂记》，是前香港《美术家》杂志主编，已于去年秋天逝世的老友黄蒙田兄经手的。当时出版一本书颇不容易。

1983年，发现台湾有未经本人同意的盗印本，承他们还客气，保留了作者的名字，但书名却被改为《古美术论集》。记得我曾托香港卜少夫兄赴台之便，拟予追究，但因书店也是假的，“有名无实”，便只好暂时置之。

事隔十多年，1997年5月间，我从澳洲回北京时，承范用兄提起此书，并热情向三联书店推介，书店同意了这本书的重新出版。当时因为一直没有留意我自己已束之高阁的这本书，就一口答应下来。但也意识到十多年前出版的东西，肯定会有不少大小毛病，所以同三联编辑说：请容许我到澳洲再修改一下。

回到澳洲寓所，找出一本硕果仅存的《古美术杂记》再三翻阅，才觉得事情不简单，发现其中自缚的框套甚多，不妥之处也不少，有些还打算全篇重写。这里虽比北京安静，但是老迈年高，毕竟有力不从心之憾。现在仅就力之所及处，作了删改增修，并加入几篇未收进旧版的有关文字，以及重编目录等，这样，比旧本就变了个样，于是，索性把书名也改为《艺林一枝——古美术文编》。

20年代中在香港，那时十三四岁，我在先父冷观先生创办的中华中学读书时，由于父执李孝颐老师讲授绘画，常向我提到他的叔父——“鹿门九爷”在清光绪年间，曾到上海从任伯年学画，而我清楚记得，我的香山（广东中山市的旧称）故居，书房里挂着任伯年的四屏花鸟，是我童年最早接触到和最喜爱的美术作品，稍有知识之后，任伯年的名字已深印脑中。孝颐老师还常向我提到恽南田、宋光葆，以及清末广东二居（居廉、居巢）等画家，孝颐老师便是第一位给我以美术史知识的启蒙老师了。

说到教师，更不能忘怀的是东莞邓尔雅先生，他也是我的父执，在中华中学，尔雅先生并不教画，而是教我们书法和“小学”，当时同学们都十分佩服这位学问渊博、很有学者风度的邓老师，矮瘦个儿，两撇小须，即使对后辈学生，也谦逊有礼。我们那时对“小学”、“六书”一窍不通，他上课时却深入浅出，夹着些笑话，学生们都感到上他的课有味。尔雅先生是享誉南方的大书法家，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是大学问家。他是吸卷烟的，狭长的小卷烟纸经常装满口袋，原来除了卷裹烟丝之外，这小纸条儿还有更大的用处，就是抄资料。尔雅先生所到之处，只要看到有关“六书”、“小学”或其他对他有用的文字材料，就拿出笔很

快地抄在卷烟纸上。我那时很不了解老师抄这些小纸片有什么用，他说：抄下来一点一滴的东西，积累多了，把它分类，将来就成为完整有用的研究资料了。又说：清代的朴学大师，许多都是用这个方法，从事考据工作的。尔雅先生的教导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但是以后的十几年，我在上海、广州、重庆，以后又迁徙沪、宁。虽然也跟朋友们搞点美术，写点文字，却从没有遵循尔雅先生的途径，积累一点有用资料，好好做点研究工作。

踏入50年代，我已经是三不惑之年，定居北京。那时社会上朝气蓬勃，学术空气浓厚，知识分子大都欲对新社会有所自效，于是，我深愧自己过去光阴的浪掷。同时北京这个地方又有丰富的文化积累，研究学问比较方便，因此就下决心适应自己的兴趣，读点关于美术史方面的书，一面读，一面摘抄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材料。不过那时北京已经有了统一的资料卡片，买起来方便，我又没有像尔雅先生那样抽卷烟的习惯，于是就用分类卡片抄点书，日积月累，分类整理起来，也比较可以使用了。更加幸运的是，这些卡片在有时不期而至的飘风骤雨中，还没有全部被横扫掉，于是这“玉札丹砂”或“牛溲马勃”，也都成为自珍的敝帚了。

最初鼓励我搞中国美术史的，是1977年去世的阿英(钱杏邨)前辈，大家知道，阿英同郑振铎先生一样，是文学家，但同时又是爱好我国艺术的学者，阿英的书籍收藏是当代闻名的(虽然他老人家经常穷得还不起书债)，我自己那时也买了点书。50年代，北京的古旧书店，还常给老主顾送书上门，年节付账，这是北京书铺百年老传统，我有幸享受过这种待遇，这就更加增加了读书兴趣(50年代初，我初到北京，由音乐家盛家伦兄的介绍，我从一位油坊小老板那里以贱价接收了好几三轮车的线装本美术书，以后更陆续不断向琉璃厂和隆福寺旧书店收购。今年，因耄年眼昏，才把浩劫剩余的千册残籍，全部捐赠给大学文物馆)。后来，北京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，也经常去了。

书本之外，师友朋好的往来请益，也是我能得到点知识的主要来源。

我常常认为，我毕生最大的幸运是得到朋友的好处多。更难忘的是，王畅安先生、启元白先生在50年代开始的长期交往中，给予我在学识方面的启发和帮助。和畅安结邻二十年，中国美术史他是科班出身，他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，就是有关中国美术史的。那时，他正在从事明式家具、清代匠作则例等方面的研究。完成了《髹饰录解说》这部有关古代漆器工艺的著作，旁及葫芦、蟋蟀等专题探索，使我目瞪口呆，眼界大开。那时，大家都闲散，“生涯萧条破席帽”。但畅安却夙兴夜寐，勤恳不息地孜孜写作(那时我赠给畅安，曾有“邻窗灯火君家早，惭愧先生苦用功”的诗句)，加上启先生(我们都这样对元白称呼)时相往来，更使不学的

我得益不尽。启先生以书法擅名海内外，其实他在学术文史方面的渊博成就，是前辈鲜见的，凡读过《启功丛稿》(1981年中华书局版)的人，我想都会承认这一点。记得他的《诗文声律论稿》那时已七八次修改，而每次易稿，都是亲自以工楷手抄的，就这一点，已看出启先生严肃的治学精神，不能不令人心折，对比之下，益觉自惭。

此外，50年代初，由于寓所相近，我经常得向叶誉虎(恭绰)先生请益问难，誉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艺术做出不少贡献，鉴藏书画丰富，著作等身，对于我这个后辈，他总是循循善诱，不吝教诲的，虽然也有风雨睽隔的时候，但相从侍席，不觉也有二十多年。上海谢稚柳先生，那时也较清闲，五六十年代，我们常在通信中互相交换和探讨些美术史资料。傅抱石先生治学甚勤，在中国美术史方面，他的著述卓有贡献。他每次来京，都有幸晤教；60年代初，我到南京，承他老人家的款洽，还同我谈到共同修改他的旧作《石涛上人年谱》的问题，可惜这已是最后一面，1965年，他就因病辞世了。

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这二十年，虽然文艺界也经历些风风雨雨，但还有书呆子在风灯雨屋之下，不声不响地做些不算有益、徒遣有涯之事。本书中有几篇札记，正是那时候写来自课的，原不打算发表(当时也少机会)，只供几位时相过从的同好，互相传阅求正，也算是一种“相濡相煦”吧，我们这些人，也就这样跟着历史的脚后跟走过来。

这些文字中，也有些是响应号召之作。记得1963年，邓拓同志在北京故宫绛雪轩，召开一次纪念古代十大画家的座谈会，鼓舞大家对历代卓有贡献的画家做些研究，作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试点，本书中关于倪云林和八大山人两篇，就是当时开始写的。只是搁置许久，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。

60年代初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交给我编纂《中国美术论著丛刊》的任务，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美术著述(包括美术史、论、技法，美术家的诗文著作，历代公私收藏等等近一千种)选优整理出版，我更不得不加紧读点书(这期间我到过上海、江、浙各地图书馆访寻古美术珍善本书，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字)。但这个计划只做了个开头，出版了《历代名画记》等六七册书，就终止了。

就是在上述情况和环境之下，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这本《文编》的基本部分。

岁月如流，许多同时代的前辈和朋友，在辛勤劳作中，已给祖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而我这数十年岁月“徒哺啜耳”，白吃了人民的小米。想起阿英同志的鼓励，深感有负故人。

有人说读书容易，你摊开书来，它不会跑，也不会呱呱叫。其实不然，读书

原也不是简单的事，要付出时间和精力，要经历崎岖道路，有时迂回曲折，绕得你晕头转向，有时路不通行，还得有五丁开山的精神去凿通它，都要有耐心毅力；还有，你必须沉得住气，拨开外界的干扰障碍，甚至为此付出艰苦代价。在读书问题上，我自己还常犯马虎大意的毛病，偶有所得，便沾沾自喜，因此往往不能真个透辟地认识问题；写出来的东西，便有许多缺点漏洞。在这本书里，读者是会观察到的。

好在这是一本“大杂烩”，不是学术论文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只给喜爱中国文化美术的人士，提供一些零敲碎打的知识。如有读者对其中的某些篇章，引起兴趣，产生共鸣，或借以消遣，或进一步加以咀嚼，补苴罅漏，或旁征博引，或穷索深究，或摘其谬误……总之，由于披览这一本小书，而给读者以一种正面或反面的反应，那么对于作者，将是一种欣幸。

读书做学问忌马虎大意，这在我曾是吃过不少苦头的。记得1960年，《文物》杂志第七期首次发表了李旦先生有关八大山人的一篇长文《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》，这篇文章，以第一手材料（《净明忠孝宗谱》、《青云谱志》及青云谱开山祖师牌位等）证明八大山人早年为僧，其后又为全真道士，创建并主持南昌青云谱道院多年，然后还俗为画家。这些前所未见的资料，使我为之惊喜，也不问它的可靠程度，不对照有关八大的全部史实，便贸然写出三万多字的《八大山人传》，当然根据新资料，把八大山人当青云谱主持写入传中，其后在1978年发表于香港《美术家》杂志。后来我辗转从陈爰庵先生处借来《青云谱志略》（我曾以晒蓝方法复印一份）和李文对照，发现李文引用的《青云谱志》，与《青云谱志略》文字有不同，于是开始怀疑青云谱主持与八大山人是否一人？其后读了汪世清、吴同、王方宇、刘九庵诸先生的多篇论文（此次重写的《八大山人传》也得到他们几位提供不少资料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），始知民国九年（1920）才出现的《江西青云谱志》，是篡改康熙刊本的《青云谱志略》刊成的。篡改本把“八大山人”的名字强加于主持朱道朗身上，说他“即八大山人”。我当时没有细心阅读《志略》，深感内疚，便于1990年起，编写了约三十来万字的《八大山人年表》，在台湾《故宫文物月刊》逐期发表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又重新改写了1972年在香港《美术家》发表过的《八大山人传》，本来以为改写是较省事的事，谁知，越改发现的缺失越多，于是在1998年底从北京回澳洲之后，一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，才勉强完成了本书最长的一篇文章——《八大山人传》。人有时常常像小孩堆泥沙一样，为了兴趣，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工作。从60年代初纪念十大画家写的《八大山人传》开始，到最近重写这篇八大传为止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，单这一篇《传》，已经抛去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了。

上文提到阿英同志劝我搞点美术史工作，当时想起举世皆知的画圣吴道子，

他是中世纪我国唐代的大画家，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可靠的作品真迹。在画史上，他的传记也十分含糊。生平事迹、创作风格、作品记录流传、对后代的影响等，或散见载籍，或语焉不详，便下决心从古书中做点搜集工作，把能读到的所有有关吴道子的零散文字资料抄下来，加以集中、分类、排比及逐条以按语方式附入注释，名曰：《吴道子事辑》。这本约十余万字的稿子，初步完成于1956年底，但1957年以来文艺界的乍暖还寒气候，变化无方，直到1991年，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时光又流了三十多年。“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”，《牡丹亭》这句曲子，反复读之，别是一番滋味！

在本书里，我把《吴道子事辑》的《后记》收入，文中对吴道子及其见诸记载的作品作概括的剖介，是希望能引起大家一点研究的兴趣。

元代四大画家中的倪瓒(云林)，是个很有性格的人，他的山水画和他的为人风格，表面上都是十分闲淡的，于是历代文人，对倪云林的评价，也都强调他是个“扁舟箬笠，浮泛五湖三泖”的世外闲人，但根据史料深入去看，云林的身世、环境、生活都不那么自在，“雅”只是他全部生活的一个侧面，他还有他的世俗苦恼、苦衷，和作风庸俗的另一面，为了揭破过去文人所塑造的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“雅人”偶像，还云林以本来面目，我试写了这篇《读倪云林传札记》。我觉得历史应当有血有肉，写历史的人，不应夸张历史人物的某一部分而略去其他部分，使之成为“抽象”的人。读了过去时代的某些美术史，往往使人感到这种缺憾。这一篇札记，现在也略加修改，仍收入本书。

苏仁山是清末广东画坛中的一个怪物，现代中外美术史家开始注意到这位画家。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，中国南方在新旧思潮冲突中，已掀起猛烈风暴，引起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旧秩序，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政治、礼教、伦理、风尚的怀疑和否定，加以清皇朝的统治力量已是强弩之末，于是产生苏仁山这样一位非圣无法的人物。苏仁山是中国近代史孕育出来的艺术怪胎，由于他还还不曾普遍为人所知，本书也收入了未经发表过的一篇初稿，以就正于读者。

除了先代画家的几篇传记之外，还有一些古代美术作品欣赏文字，其他有关古美术的拉杂课题；最后是几篇古代绘画的技法散记。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，在这里就不作逐一介绍。

华夏神州，有数千年可稽的历史，这一片无垠广袤的艺术芳林，是举世神往的：此中有千花万木，众芳披离，凡涉足斯土的人，任由采集。但由于它深邃辽阔，而个人的能力有限，采撷者虽竭平生之力，也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点滴，虽然仅只一点一滴，却也可以窥见整片芳林的伟丽。然而面对缤纷之美，人的选择也各有不同，修养不深、品味低浅的人，纵对万紫千红，却是心思罔措。古人有“鸛鹑巢林，不过一枝”的话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小鸛鹑，“艺林一

枝”，聊度岁月，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。

这本书的文体，既有白话，又有文言。有句现代流行语：是“怪怪的”。原因上文曾提过，用文言写的几篇，是在闲散无聊时作为只供自己和少数朋友交换看的学习心得，不打算公开出版的。但考虑到它的内容，也许对治美术史的青年朋友，还有些用处，所以还是把它收入本书。文言文的好处是文字简练，可以省篇幅的冗赘，同时如果不是有意采用佶屈聱牙的辞句，而是用较浅近易懂的句子写出来，一般研究古典美术的读者，深信是可以接受的。

附带说一下，文言文有很多缺点，在今天不应普遍提倡。但作为掌握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这一专门知识，文言文是打开这个宝藏的惟一钥匙。报载，北京学术界人士近来有成立青少年国学专门班的呼吁，主张首先培养一些有志对传统历史文化深入研究的青年人，把文言文的基础打好，否则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，将是空谈。我认为这是当前学术方面燃眉之急，鄙人由衷地拥护这一主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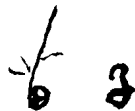
人在南半球，风物与祖国迥异。北京还有点春寒时，这里已是枫叶快红的秋天。小径边上的杜鹃，正在开花。在院子里写毕此文时，恰好有蜜蜂三两，扇着小翅膀飞过，因想起苏轼那两句诗：“可怜采花蜂，渍蜜寄两股”，觉得写得特别有意思。我常爱在花间观看蜜蜂采蜜，它们态度认真，动作快速，我不知道蜜蜂出不出汗，可是我觉得它们每次从花蕊中钻出来时，都好像一身大汗似的，弄得两腿都是花粉。这种狼狈相被诗人用可怜两字来形容，是切当不过的。在浩瀚艺林间，采集出这点滴花蕊，其狼狈正不下于那些嗡嗡叫的小蜜蜂。但我这头笨蜂，采集到的是不是甘芳有益的蜜，自己还不敢必。

岁月苒苒，瞬逾毫厘，天假其寿，老而不死，也只是鼓励自己补回过去荒废的时光。
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；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

（屈原《离骚》）

寸阴是惜，勤劳毋怠，亦聊以自勉而已！是为序。



1999年5月，于布里斯本之老学庵

吴道子和唐绘画。

①本文为作者《吴道子事辑》(中华书局, 1991年)一书的后记。——编注

《吴道子事辑》终于承北京中华书局的好意, 接受出版了。

三十多年前, 我住在北京栖凤楼, 文艺界的老前辈阿英(钱杏邨)同志每次从天津来, 也住在这座房子里, 当时正是北京研究点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, 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店还是按老规矩给客人送书上门, 伙计们都知道老主顾要什么书, 他们一捆一捆地放在脚踏车后面, 送到你家里, 一放就是一周半月, 然后凭你选中的付钱, 选不中或买不起的可以退回或赊账。阿英同志和已故的音乐家盛家伦(他同我住一个楼上), 认识的旧书店最多, 因此我也沾上了光, 书店伙计知道我喜欢美术方面的书, 在给阿英和盛家伦送书的时候, 也开始给我送书。在解放初的六七个头, 我享受了这种读书的乐趣。那时阿英同志就劝我在中国美术史方面, 做点“解剖麻雀”的研究工作。有一个晚上, 他热情地谈起像吴道子这样的一位画家,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我国唐代的“画圣”, 他的地位应当和生在欧洲, 比他晚八百年的达·芬奇、拉斐尔等西方画圣并驾齐驱, 可惜由于材料的贫乏, 特别是传世的作品, 可以说还没有发现可靠真迹, 于是, 人们对这位唐宋人十分推崇的大画家, 只能得一个极模糊的概念。阿英同志鼓励我就从吴道子的文字资料入手, 做点集中整理工作, 为后人的研究铺垫一点道路。这本《事辑》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遗憾的是, 由于“浩劫”的摧残, 阿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。这一本书的出版, 他已永远看不见, 只能在这里表达纪念他老人家的一份心意了。

我那时正是四十岁出头, 精力比较旺盛, 所以白天忙完了机关工作, 晚上还利用时间阅读抄写到半夜。这样花了大约三年(其中有将近一年在家写作)时间, 基本上理出轮廓, 以后不断删改增添, 到了1956年底, 算是初步完稿。1957年正待交给订好合约的出版社, 不料来一个晴空霹雳, 我被“误划”, 这本稿子也就“束之高阁”了。经过“文革”之后, 这本底稿, 幸运地从废纸堆中找回来, 于是重新翻阅一遍, 作了一些文字修饰, 由蔡若虹同志于1982年交给《中国画研究》期刊逐期发表, 不料发了三期, 期刊便停顿了, 于是剩下的一半, 便被“腰斩”。

一转眼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头, 尽管现代生活条件, 一般人的寿命都会比古人长些, “抄家”后的书, 也幸存大半, 但爬上三四米高的书架

找书，翻箱倒篋，已经颇为困难，而目前学术之风大盛，要上国家图书馆或研究机关的图书馆借点书，第一要挤公共汽车，第二要挤借书柜台，等公共汽车和等柜台办手续，有时还够你等上一天，结果却赢得个答案“没有。”这样，想把这本书大加增改是困难的。只能就手头还找得到的一点资料，加以补充，勉求较为完善而已。

感叹了半天“今不如昔”，目的正是为了今后将更胜于昔，大家都有信心，事情就会办好的。电子化的图书馆，不正在建筑了吗？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，谁没有熟读《愚公移山》呢！

吴道子的研究，其实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转变期的研究。从吴道子事迹本身来说，现在能得到的资料并不会比三十年前的资料多很多(我自己没有搜集到的，却是不少)。但从广泛的角度来研究，即就吴道子同时代壁画(吴道子的重要创作项目)的实物来看，近三十年却出现了永泰公主、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的壁画(这几处壁画的绘制年代，大约相当于吴道子还“浪迹东洛”的早

年)，这些壁画，在敦煌唐代壁画以外，另有它的特色。由于它是长安画家为宫廷制作的，这就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更接近于吴道子。这些资料，是三十年前看不到的。最近北齐娄睿墓壁画的发现，使我们更加惊奇地发现，隋、唐壁画原来并不完全继承南朝或北



门卫 北齐
山西太原娄睿墓壁画